

边城

中国现代文学丛书

沈从文小说



广西民族出版社

中国现代文学丛书

沈从文小说

边城

ISBN 7-5363-3892-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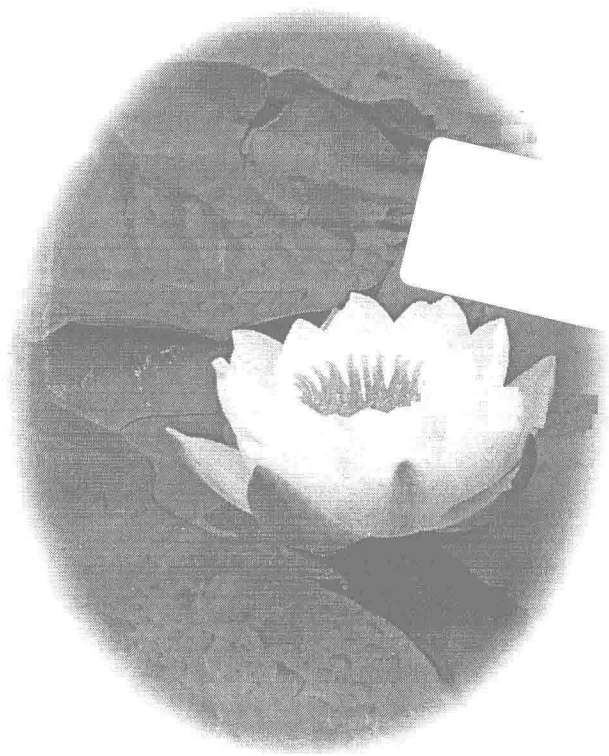


9 787536 338920

ISBN 7-5363-3892-9/I · 780

定价: 24.50 元

中国现代文学丛书
沈从文小说
边城



广西民族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边城/王逸夫编选, ——南宁:广西民族出版社,

1998.6 (2001.12 重印)

I. 边…… II. 王…… III. ①中国现代文学②沈从文小说 N. 1678. 3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1) 第 94955 号

中国现代文学丛书

沈从文小说

边 城

编 选 王逸夫

责任编辑 刘 浩

广西民族出版社出版发行 (南宁市民族大道东段麻村 3 栋)

海南省新华书店经销 南宁市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168 毫米 1/32 开 印张 14

字数 354, 960 印数 75000—8000

1998 年 6 月第一版 2001 年 12 月第 2 次印刷

ISBN7-5363-3892-9/I.780

定价:24.50 元



目 录

连 长	(1)
雪	(11)
船上岸上	(19)
柏 子	(27)
雨 后	(34)
牛	(40)
会 明	(54)
夫 妇	(65)
烟 斗	(74)
萧 萧	(85)
灯	(99)
绅士的太太	(118)
丈 夫	(144)
三个男人和一个女人	(162)
山道中	(183)
虎 雏	(195)
月下小景	(218)
一个农夫的故事	(231)
三个女性	(245)
八骏图	(261)
贵 生	(285)

王谢子弟	(306)
阿黑小史	(326)
油 坊	(326)
秋	(335)
病	(345)
婚 前	(352)
雨	(360)
边 城	(371)

连 长

军营中的上灯喇叭声音，在夏天时能使马听熟了也知道归回塞堡，入冬来，就只作了风的唢哨同伴，无聊无赖消失到那四面山林里去了。

天降了雪后，喇叭声音更低郁，住远一点的，就不能听到，这给了许多茅屋下面孩子感到寂寞。

然而在军队中呆过的大人，就不闻号声，也能断出时间的。若尽靠营里喇叭打知会，那离营略远一点的地方就去不成了。指定时间的钟表一类东西不是凡是军人都有的，官佐也都看人来。而驻扎到此乡间这寨那寨喝酒吃肉是免不了常有的事情。在便利中找熟人谈天学古或者打一点小牌，也是军中许可的娱乐。还有不一定要明白公开的各以其方法找个把情人，这纵为长官知道也照例会得到通融。（一些是在别的村子五魁八马，一些是在学猪悟能招亲、姜子牙与申公豹斗法事，一些又是在陪到妇人身边唱小调，）若对于时间太无估计的能力，则类乎点名那种事情一误再误总太难为情了吧。这里的军营中人，要紧的事是，不拘离营三里两里内外，到晚上点名时节，总能预先赶到营中站立在那坪里让那值日连附喊到自己名字大应一个“到”，才成其为营中的体统。地方是乡村，既清静，不必同土匪打仗，又无贼，当然像那每日三操二讲堂的常备兵苛刻军规，在此是用不着的！然而每天点三次名还误事，挨一点骂或罚一点钟立正，这在驻扎于此间

的军队官佐士兵都以为是应该而且为必要的了。在普通军营中，点名是早午晚三次，于晚上那次，是九点左右，即吹熄灯号以前不久。这里因为九点不适宜于全体的浪漫兴趣，于是又由连长连附集议改为与起更号相接近，这一来，还误点名，则对自己也像对不起似的了。是以这里的军人，于上灯时间的知识，更准确。

此时是，一个红着脸的穿着不相称的大灰布棉衣的号手，又站在那旗杆下头石墩子上吹他极得意的起更号了。凡是兵，就说驻扎在这旧庙里的一连人，已经各按照惯例，站到那盖满了雪的坪中。队伍成单行，班长则站在其一班的后面。行列中，因为习惯各人能记到自己地位，有些人告了假赴别地出差，就临时空出些地位来，经班长喊一声靠拢，那个班便即时缩短了。大家排了班以后，号音还未毕，值日连附就忙匆匆的从那蒙有格子花银封纸的一扇新白门内里出来，因为忙，帽子也戴不很正。大家全爱喝一杯御寒，连附也免不了此，这时就正是从那羊肉火锅子边抽身出来办公的。连附拿着一本名册出来了，领头班长喊一声立正，各人重新端正起来振作精神把藏在厚重棉衣下的身子弄成一块碑模样，雪是不容情的乘此就进衣领了。随即是稍息，聪明一点的兵士，懂得头向后昂便能拒绝雪片的侵入，就不妨装作搔痒或整理腰带来避难。

喊一声人名，就有一个人从队伍中骤的立正答应到，连附于是便在其名字下用铅笔一划。其喊过一次二次以后并无应声的，班长就上前解释。点名完毕照例短短的训词，大家又得笔直起身来默听。最后是，又稍息，又立正，解散了。

队伍解散后，连附便同班长之类，围到炉边继续喝那羊杂碎的火锅酒，弟兄各分开，那大坪里雪尽落，却再无一个人肯用颈部去承受了。

照营规，点了这次名以后，这一天算已告了结束，大家一直可以挨到明天清早点名再见面，因此凡是这里土著有着那军营中友情人的，听到吹号以后就可各以路途远近猜详他们的到来。

喇叭的意义，在这里，又是怎样异于战地啊！

二

管领这一百个自由兵士的，是十个班长，每人手下有十人，如同自己的手指。在班长上面有三个连附，一个为中尉阶级，二个属少尉。连附上面是一个连长，按照例规有大操或战事发生，连长就得统率这一百余子弟指挥其进退。但是驻扎到这个地方，还有什么事要统率？做连长的，除了作战就是应团总约上山打野猪那工作了。然而这也只是连长一人的事。做连长的真是简直闲到比庙里的僧还少事做，若非亏他能够找出一些方法消磨这日子，恐怕早已生病倒床了。

连长究竟做些什么消遣？事是有的。按照通常习惯，一个长官总比其他下属多有一倍或是数倍机会得那驻在地方人民尊敬和切齿。这位连长也正是如此。譬如说，初初把队伍开到此地扎营到一处住户家中时，恰恰这位主人是一个年青寡妇，这寡妇，又正想从这些雄赳赳的男子汉中选那合意的替手，希望得到命运所许可的爱情与一切享受，那么总是先把她的身体奉献给那个位尊的长官。因了年青而位尊，在来此不久，就得到一个为本地人艳称的妇人青睐，成了一个专为供给女子身体与精神两方面爱情的人物了。关于军营中的事越少，则足以使连长感到于新发见的职务越多。女人住的地方在营盘一里外，入冬来，连长的勤务，就几几乎是每天早晚二趟来去！若非关于火食账目得常常同司务长清算，连长似乎不回也无不可的。照一个班长说法，连长是为女人，已经迷到愿意放弃全部职务于中尉连附身上，不必充当管领百人的长官，自己单想侍候妇人，终生让那妇人管领自己就行了。

就令当真是如此，这算连长的过错吗？

从连长年龄体貌上作价，都正适宜于同一个妇人纠缠为缘。

命运把他安排到这小地方来，又为安排一个年龄略长的女人于此地，这显见连长再要关闭爱情于心中，也不是神所许可的事！

要一个纯粹青年军官受过良好军人教育的上尉，忘了自己的生活目的，迷恋妇人到不顾一切，如同一个情呆子，仍然是不可能的事情。且照常情说，如若短短分离不但不为爱情的障碍，且正可以借此休息从那终日拥抱得来的疲倦，则连长三日五日始能在营外别人家中宿一次，也是很自然的了。但把身子留在营中，心上仍然挂念着别处，年青人，究竟还是年青！

因了不能把身子同心分开在两地，有时节，连长是在夜静也曾偷偷起身，或是装作查哨溜到妇人处宿的。连长在这事上头，是一个诗人又是个英雄。当其轻轻敲着那门，妇人已经听出连长声音拥着薄薄白色单衣开门时，妇人松散着发髻，以及惺忪的情态，在连长眼中，全成了神圣的诗质。一个缺少能力在文字上表现他的灵感的人，是能加倍在他行为中表现出他灵感的，因此连长在这妇人的面前，便把那军营中火气全化尽，越变越温柔了。妇人呢，从连长那面来的不可当的柔情使妇人做着无涯涘的梦，正同一个平常妇人在她年青情人身上一个样，自己是已像把心交给这个人，后来终生都是随着这人跑，就到天涯地角也愿意了。当连长因了一点小事未能在妇人处宿，约到吃早饭号吹完以后出营时，那早上吃饭喇叭便如同专为连长情妇所吹一个样。妇人也是年青人，人其所谓之为年青，这事便是一种凭证！

连长看妇人，像是本营少校上司官，自己应直隶其调度。妇人是把连长当作未来的丈夫，全让连长占据了自己。爱这东西是没有因为人类事业不同而荒疏了某种人。在一个都市上精致青年男女应酬宴会中能生长的根芽，在此同样的也会发育完全、开花结果了。

若把连长当作这里的总督，总督夫人的位置，在兵士心中，也都一致认定是这妇人了。

三

天落雪，气候冷到溪里水也结了冰。在雪中去噉狗赶野兔，或者披了蓑衣用雪盖在蓑衣上面，伏在林里打斑鸠，那种游戏如今只有一个老年纪的连附同几个兵士有这种的趣味了。大多数的兵士是在营里围到火柴堆喝酒，少数的兵士是往别的人家打牌或找女人去谈谑。我们的上尉，不消说是正在情妇这边勾留！

用栗子下本地的烧酒，两人同在一个火塘旁边坐下来，连长就用一个军人经验谈着他的过去一切与驻扎各地不同的习惯。从葫芦里倒一杯酒到杯子中时，妇人总只喝五分之一，余下全到连长肚中去。从午时点名以后到如今，一葫芦酒有两斤，快完了。

“我瞧你今天酒量不同，怪！”

的确是不同。本来预备作两顿的一次就快完。妇人手摇着那长把漆有黑色花纹的酒器，奇怪了。

连长不作声，把空了的杯子送到妇人面前去，妇人无可奈何的于是又筛了一杯。又自解的说，天气太寒，多吃一点也并不碍事。

连长不说话，接着又是两口喝下了。

妇人担心地望连长：“已经没有酒了。我看你脸色不好，醉了就睡吧。”

“不。”是不醉，不睡，并且不承认有什么不好过的地方，答词只是一个不。

然而事实是连长因多喝了酒，从酒中引起一些烦恼了。

“我要回营了，劳你驾，为我把雨衣从钩上取下！”

“营里又无事，莫转去了呀。”

“非转去不可。喂，劳驾！”

在往日，也有这种情形。连长忽然想到要回营，像心上有一件事正要做，但劝一两次，虽然还在脸上保留着那放心不下的颜

连长掉头过去避开妇人的目光。外面风，飘着雪片，从窗口望去，像正有人空中轻轻撒下棉花那样的轻盈，又像并不是下落，有些还正在上升。那窗子格上，是砌了好些雪了，还有些雪一粘到玻璃上面就融化不见。因为屋里温度高，窗子下面的一块玻璃，在屋中这面，便糊上了一层薄纱那样不再透明的冰雾，有两个小孩手掌的大小。

若不是落雪，天气已应当黑了。因了地上屋上遍是雪，一同反着哑的沉静的光辉，就见不出天气比平时的晚。这时屋里人相对着脸相都还很分明，但是渐渐的，屋中角落以及那些桌子下面坛罐器皿却已全为黑暗偷偷悄悄搂着了。

两人不说话，两人便都听到外面的雪落地作极微极匀声音，又可听到屋后竹园大堆的雪下坍以后竹子弹起的声音。此外可是全无响动了。全村子里没有狗叫，也没有人声，也没有锣鼓唢呐，一个村子里面的一切全像睡着，又像全死了。

天色渐渐暗下来，屋子中慢慢颜色暗默，火塘内的炽着的炭却益发熊明了。

两人都能知道对方是在追索那句开差的话的意义，就是细细称量那未来而又必然要来的忧愁分量。

连长借了足下炽炭的光望妇人，触目的是那双垂着的白手。把手拿过来，握着了。妇人也不做声。葫芦是为妇人放在桌子上，连长即时又抽出一只手去倒酒。妇人那只空手就去抢。连长声音戚戚的说：

“你就让我索性喝醉吧。”

先是劝，这时妇人不知怎样不愿连长再喝了。

“你让我，”连长说，“这样我好过一点。”

“酒完了。”

“多着咧。”

“你不能喝了，”妇人移开葫芦使连长手取不到，就摸连长的下巴，“瞧，全像火，醉了不吃亏么？”

“酒逢知己千杯少”，这意思，连长在另外一个情形下所感到的与此时完全不同。有过多回的过去，在连长，已就明白而且承认“千杯少”是实话了。但今天则真应喝尽无数杯。平常为功名，为遇合，为人生牢骚，得用酒来浇，如今为女人，连长以为最好为酒淹死了。

四

在把一种温柔女性的浓情作面网，天下的罪人，没有能够自夸说是可以陷落在这网中以后容易逃遁。学成了神仙能腾云驾雾飞空来去自如的久米仙人，为一眼望到妇女的白胫也失了他的法术，何况我们凡人秉承了爱欲的丰富遗产，怎么能说某一类人便不会为这事情所束缚？在把身子去殉情恋的道路上徘徊的人，其所有缠缚纠纷的苦闷，凡圣实没有很大区别的。一个皇帝同一个兵士地位的不同，是相差到几乎用手可以摸得出，但一到恋着一个人，在与女人为缘的应有心灵上的磨难，兵士所有的苦闷的量与皇帝可并不两样。一个状元同一个村塾师也不会不同。一个得文学博士的人同一个杂货店徒弟也总只会有一种头痛。因此在连长的身分上，就不必怎样去加以此时那尽量酗酒的解释，也容易明白了。

露水的夫妇，是正因为那露水的易消易灭，对这固持的生着那莫可奈何的恋恋难于舍弃的私心，自然的事啊！

没有酒可喝的连长，借着身边炭盆飘着微微蓝焰的火光，望到妇人的侧身轮廓，终无一语。旋又极无聊赖将那散在膝上桌上以及炭盆边旁的花生栗子壳扫盖到那炽炭上，先是发着烟，爆响着，不久就全体燃着火燎熊熊了。从火光中连长见到妇人白白脸上流泻着眼泪，就摇摆那个剃得光光的军人式的头，哑声说是已依命令就不回营了。

妇人苦笑着，倒出葫芦里余酒，自己一口气喝尽。

“说没有酒又有了！”连长责难似的嚷妇人。

“我不愿你吃了。”

“那你也莫喝。”

答应说是不，把葫芦摇着，一转眼间又倒出些到杯中。妇人正欲去拿时，连长手快先抢到，朝火里一浇。酒是只剩下一些余沥，与火接触忽然便变成火焰向上蹿。妇人把手掩了脸。腕上套有银麻花圈镯，这时像真金。也不是因为连长把酒抢了去不让喝就生了气，但在掩着脸以后，妇人忽然幽幽哭泣起来了。

“我答应不走，你又哭呀。”

还是哭，并非不曾听到连长的话语。再哭下去把连长反而哭走，也是妇人所能料得到的事。然而连长说不走，是这时，终久仍然还得走啊！妇人想到这些本不必想的未来情形，不由得更伤心了。好歹都得走，所有的情义，到时便当全丢下，这未来的必不可免的寂寞，使妇人把眼前怎样束缚连长的方法全忘记。若是连长真若为烧酒淹死，则妇人非把身子泡到泪中不可了。连长因了妇人一哭倒觉能将预支的苦恼支票拒绝，心上反而轻松一点了。连长望着妇人的抽咽，怔怔的，不知怎么办，就立起身来。妇人虽用手掩脸，可是距离近，听得出。

“要走你就走，横顺要散场！”

“说不走了呀！”本来是想立起身来伸一个懒腰，怕误会就不。说是说不走了呀，那是为这因立起身子响声得来的误会加一种解释。

然而妇人为了自己一句话，索性嚎啕了。

要连长去持刀杀一个人，其困难不会像这时情形。

浇在炭上的酒是只一倏的光明，所有的果壳，也无从持久，屋中是随即恢复以前黑暗了。从光明中骤来的黑暗，把对面的人轮廓也全体失去，妇人在黑暗中像是连长已真离开了她，哭得更伤心了。

一个军人关于哄喂妇人的方法，笨拙到像瞎兔拉车，连长不

久就用手去拭额边的汗，酒醒一半了。

连长求助于手去抚慰妇人，妇人就拖着那手用牙齿啃着。

“不痛吗？”连长反问那妇人。

“痛到你手上，我的心子被你啃了有多久！”

连长用嘴擦妇人腮边的泪，两人莽莽撞撞抱着了。

五

到腊月二十三，各家准备灶马糖送灶神上天的时节，连长办公改了个地方。从此司务长得一天一趟来到连长家中清算一次伙食账。点名号仍然是每日吹三次，但从此以后，不再能使连长太太听到这声音心跳了。

一九二七年重阳后五日于北京

雪

——在叔远的乡下，你同叔远同叔远母亲的一件故事。

天气变到出人的意外。晚上同叔远分别时，还约好明早同去看栎树林里捕野狸机关，就是应用的草鞋，同安有短矛子的打狗獾子的军器，也全是在先夜里就预备整齐了。把身子钻到新的山花絮里呼呼的睡去。人还梦到狸子兔子对我作揖，心情非常的愉快。因为是最新习惯，头为棉被蒙着，不知到天亮已多久，待到为一个人摇着醒来时，掀开被看，已经满房光辉了。

叔远就站在我面前笑。

他又为我把帐子挂好，坐到床边来。

“还不醒！”

“我装的。”

“装的？”

“那只怪你这被太暖和。因为到这里来同到一茂睡，常常得防备他那半夜三更猛不知那一脚。又要为他照料，免得他着凉，总没有昨晚好过。所以第一次一人来此舒服地方睡觉，就自然而然忘记醒转了。”

“我娘还恐怕你晚上会冷，床头上还留有一毯子，你瞧那不是吗？”

“那我睡以后，你还来到这里了！”

“来了你已经打鼾，娘不让我来吵你，我把毯子搭在你脚上，随即也就去睡了。”

因为是纸窗，我还不知道外面情形，以为是有了大黄太阳，

时候太晏了，看狸子去不成了，就懊丧我醒来的太晚，又怪叔远不早催我醒。

“怎么，落雪多久了！我刚从老屋过来，院中的雪总有五六寸，瓦上全成了白颜色，你还不知吗？”

“落雪？”

“给你打开窗子看，”叔远就到窗边去，把两扇窗槅打开，“还在大落特落呢，会要有一尺，真有趣极了。”

叔远以为我怕冷，旋即又把窗关上。我说不，落了雪，天气倒并不很冷。于是就尽它开着。

雪落得怪热闹，像一些大小不等的蝶蛾在飞，并且打着旋。

房中矮脚火盆中的炭火炽爆着火星，叔远在那盆边钩下身子用火箸尽搅。

“我想我得起来了。”

“不，早得很。今天我们的机关必全已埋葬在雪里，不中用，不去看了。呆会儿，我们到外面踏雪去。”

我望到床边倚着那两枝军器，就好笑。我还满以为在今天早上拿这武器就可到叔远的栎林里去击打那为机关揜着后腿的野物！

我就问叔远，“下了雪不成，那我们见到玛加尔先生他捕狐不就正是在雪中么？”

“那是书上的事情，并且是俄国。我的天，你为了想捉一匹狸子，也许昨天晚上就曾做过那个可怜玛加尔捉狐的梦了！”

听到叔远的话我有些忸怩起来。我还不曾见过活的狸子在木下挣扎情形。只是从那本书上，我的确明明白白梦过多次狐狸亮亮的眼睛在林中闪烁的模样了。

叔远在炭盆的热灰里煨了一大捧栗子，我说得先漱漱口，再吃这东西。

“真是城里人呵。”

叔远是因为我习惯洗脸以后才吃东西揶揄我，正像许多地方